

三國志

七

劉司馬梁張溫賈傳第十一

魏書

國志十五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位

術將戚寄秦翊使率衆與俱詣太祖太祖悅之司徒

辟為掾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

史嚴象虜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衆數萬在江淮

間郡縣殘破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

南之事遂表為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

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

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

卷之十五

三百五十九

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

芍陂七門吳塘諸竭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為

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

千斛為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卒孫權率十萬衆攻

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苦葉

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為備賊以破走

揚州士民益追思之馥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

能過也及陂塘之利至今為用馥子靖黃初中從

黃門侍郎遷廬江太守詔曰卿父昔為彼州今卿

復據此郡可謂克召荷者也轉在河內遷尚書賜



爵關內侯出為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書與靖曰
入作納言出臨京任高氏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
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
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苦備之用無雨濕之虞封符
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以
明擿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接有司供承王命百里
垂拱仰辨雖昔趙張三五之治未足以方也靖為
政類如此初雖如碎末終於百姓便之有藝遺風
母喪去官後為大司農衛尉進封廣陸亭侯邑三
百戶上疏陳儒訓之本曰夫學者治亂之軌儀聖

人之大教也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
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
非其倫故無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
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為人表經任人師者
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十石以上子孫年從十
五皆入太學明制絀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修者
則進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
而教不能則勸浮華交游不正禁自息矣闡弘大化
以綏未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之教致治之
本也後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靖以

為經常之大法莫善於守防使民夷有別遂

邊守屯據險要又脩廣戾渠陵大竭水溉灌劍南

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嘉平六年薨追贈征北將

軍進封建成鄉侯謚曰景侯子熙嗣

晉陽秋曰劉弘字叔和熙之弟

也弘與晉世祖同年居同里以舊恩屢登顯位自靖至弘

世不曠名而有政事才晉西朝之末弘為車騎大將軍開

府荊州刺史假節都督荆交廣州諸軍事封新城郡公其

在江漢值王室多難得專命一方盡其器能推誠登下厉

以公義簡刑獄務農桑每有興發手書郡國丁寧款密故

莫不感悅顛倒奔赴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貧於十部從事

也時帝在長安命弘得選用宰守徵士武陵伍朝高尚其

事守門將皮初有勳江漢弘上朝為零陵太守初為襄陽

太守詔書以襄陽顯郡初資名輕淺以弘婿夏侯陟為襄

陽弘曰夫統天下者當與天下同心治一國者當與一國

推實吾統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後為治哉乃表陟姻

親舊制不得相監臨事初勳宜見酬報聽之衆益服其公

當廣漢太守辛冉以天子蒙塵四方雲擾進從橫計於弘

弘怒斬之時人莫不稱善晉諸公讚曰于時天下雖亂

荆州安全弘有劉景升保有江漢之志不附大

傳司馬越越甚銜之會弘病卒子璠北中郎將

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温人也

字元異博學好古同儕有

大度長八尺三十寸腰帶十圍儀狀魁岸與衆有異神黨宗

族咸景附焉位至穎川太守父防字建公性質直公方雖

閑居宴慶威儀不忒雅好漢書名臣列傳所誦誦者數十

萬言少仕州郡歷官洛陽令京兆尹以年老轉拜騎都尉

養志閭巷閤門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取進不

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年

七十一建安二十四年終有子九歲人有道其父字者

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十二試經

為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劾問

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穉弱無仰直之風

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為也監試者異之後關東
兵起故冀州刺史李邵家居野王近山險欲徙居
泣朗謂邵曰唇齒之喻豈唯虞虢溫與野王即是
也今去彼而居此是為避朝亡之期耳且君國人
之望也今寇未至而先徙帶山之縣必駭是搖動
民之心而開姦宄之原也竊為郡內憂之邵不從
遷山之民果亂內徙或為寇鈔是時董卓遷天子
都長安卓因留洛陽朗父防為治書御史當徙西
以四方雲擾乃遣朗將家屬還本縣或有告朗欲
逃亡者執以詩卓卓謂朗曰卿與吾亡兒同歲幾
萬曆十一年補刊

魏志十五

明季四百二十七

大相負朗因曰明公以高世之德遭陽九之會清
除羣穢廣舉賢士此誠虛心垂慮將與至治也威
德以隆功業以著而兵難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
內民不安業有棄居產流亡藏竄難四關設禁重
加刑戮猶不絕息此朗之所以於邑也願明公監
觀往事少加三思即榮名並於日月伊周不足佐
也卓曰吾亦悟之卿言有意臣征之案明此對但為稱述卓功德未桓箴誨
而口下不自卓釋而卓便云至亦悟之見留即激淋物以賂遺卓用事者求歸鄉里到謂
父老曰董卓悖逆為天下所讎此忠臣義士奮發

之時也郡與京都境壤相接洛東有成臯北界大河天下興義兵者若未得進其勢必停於此此乃四分五裂戰爭之地難以自安不如及道路尚通舉宗東到黎陽黎陽有營兵趙威孫鄉里舊婚爲監營謁者統兵馬足以爲主若後有變徐復觀望未晚也父老戀舊莫有從者惟同縣趙咨將家屬俱與朗往焉後數月關東諸州郡起兵衆數十萬皆集滎陽及河內諸將不能相一縱兵鈔略民人死者且半久之關東兵散太祖與呂布相持於濮陽朗乃將家還溫時歲大饑人相食朗收恤宗族

嘉靖己未年

魏志十九

五 監生李之芳刊

教訓諸弟不爲衰世解業年二十二太祖辟爲司空掾屬除成臯令以病去復爲堂陽長其治務寬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先時民有徙充都內者後縣調當作船徙民恐其不辨乃相率私還助之其見愛如此遷元城令入爲丞相王簿朗以爲天下土崩之勢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等未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於榮爲長又以爲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爲公田宜

及此時復之議雖未施行然州郡領兵朗本意也

遷兗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麤

衣惡食儉以率下雅好人倫典籍鄉人李覲等盛

得名譽朗常顯貶下之後覲等敗時人服焉鍾繇

王粲著論云非聖人不能致太平朗以為伊顏之

徒雖非聖人使得數世相承太平可致魏書曰文帝善朗論

命秘書錄其文孫盛曰繇既失之朗亦未為得也昔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矣易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由此而言聖人之與大賢行藏道一舒卷斯同御世垂理無降異升泰之美豈俟積世哉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又曰不踐跡亦不入于室數世之論其在斯乎方之大賢固有間矣建安

二十二年與夏侯惇臧霸等征吳到居巢軍士大

疫朗躬巡視致醫藥遇疾卒時年四十七遺命布

衣幅巾歛以時服州人追思之魏書曰朗臨卒謂將士曰刺史蒙國恩厚督司

萬里微切未劾而遭此疫癘既不能自救辜負國恩身沒之後其布衣幅巾歛以時服勿違吾志也明帝即位封朗

子遺昌武亭侯邑百戶朗弟孚又以子望繼朗後遺薨望

子洪嗣晉諸公贊曰望字子初孚之長子有才識早知咸熙中位至

自中代已來未之有也初朗所與俱徙趙咨官至太常為世好

士咨字君初子鄩字子晉驃騎將

洪字孔業封河間王

軍封東平陵公並見百官名志

梁習傳

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也為郡綱紀太祖為司空

辟召為漳長累轉侯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治還

嘉靖己未年

魏志十五

六一監生李之芳刊

為西曹令史遷為屬并土新附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眾作為寇害更相扇動往往其時習到官誘喻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丁彊以為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為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與兵致討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於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世語在

卷之二十一

常林傳太祖嘉之賜爵關內侯更拜為貞長老稱誅以為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建安十八年州并屬冀州更拜議郎西部都督從軍統屬冀州摠故部曲又使於上黨取大材供鄴宮室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種救粟以給人牛之費後單于入侍西北無虞習之績也

曰鮮卑大人育延常為州所畏而一旦將其部落五千餘騎詣習求互市習念不聽則恐其怨若聽到州下又恐為所略於是乃許之往與會空城中交市遂勅郡縣自將治中以下軍往就之市場未畢市吏收縛一胡延騎皆驚上馬弯弓圍習數重吏民惶怖不知所施習乃徐呼市吏胡延胡意而胡實侵犯人習乃使譯呼延到習責延曰汝胡自犯法使不侵汝何為使諸騎驚駭邪遂斬之餘胡膽不敢動是後無寇虜至二十二年太祖拔漢中諸

遷到長安因留騎督太原烏丸王曾昔使也池陽以備盧水昔有愛妻住在晉陽昔既思之又恐遂不得解乃以其部五百騎叛還并州留其餘騎置山谷間而單騎獨入晉陽盜取其妻已出城州郡乃覺吏民又畏其善射不敢追習乃令從事張景慕鮮卑使逐昔昔馬負其妻重騎行遲未及與其衆合而為鮮卑所射死始太祖聞昔叛恐其為亂於北邊會聞已殺之大喜以習前後有軍畧封為關內侯文帝踐阼復置并州復為刺史進封中門亭侯邑百戶政治常為天下最太和二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無方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四年薨子施嗣初濟陰王思與習俱為西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太祖指太祖大怒教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夫思乃馳還自陳已罪罪應

魏志十五

八

變死太祖歎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

有二義士乎臣松之以為習與王思同竅而已親非骨肉義非親頭而以身代思受不測之禍以之為義無乃垂先哲

之雅旨乎史云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故君子不為苟存不為苟亡若使思不引分主不加恕則所謂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習之

死義者豈其然哉後同時擢為刺史思領預州思亦能吏

然苛碎無大體官至九卿封列侯魏畧苛吏傳曰思與薛據

卻嘉俱從徵起官位畧等三人中據差於儒術而在名為開省嘉與思事行相似文立中語曰薛據駁吏王思卻嘉純

吏也各賜爵內侯以報其勤思為人雖煥碎而曉練文書敬賢禮士傾意形勢亦以是顯名正始中為大司農年若目

臨蹟慈無度下吏嗷然不知何據性少信時有吏父病篤近在舍自白求假思疑其不實發怒曰

世有思婦病母者豈此謂乎遂不與假吏父明日死思無恨意其為刻薄類如此思又性急嘗執

筆作書蠅集千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定逐蠅不訖得還取筆擗地蹋壞之時有丹

楊施畏魯郡倪顛南陽胡業亦為刺史郡守時人謂之
暴又有高陽劉類歷位宰中苛惠尤甚以善修人事不
於世嘉平中為農太守吏二百餘人不與休假專使為
不急過無輕重擗其頭又亂杖過之牽出復入如是數
四乃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市里皆有孔穴又外託簡省
出行陽勅督郵不得使官屬曲修禮敬而陰識不來者
發怒中傷之性又少信每遣大吏出輒使小吏隨覆察之
白日常自於壁間闕夜使幹廉察諸曹復以幹不足
信又遣鈴下及奴婢使博相檢驗嘗索行宿止民家民家
二狗逐猪猪驚走頭挿細間號呼良久類以為外之吏擅
共飲食不復徵察便使五百吏五官據孫弼入頓頭責之
稱以實對類自愧不詳因託問以他事民尹昌年每百歲
聞類出行當經過謂其兒曰扶我迎府君我欲陳恩兒扶
昌在道右類望見呵其兒曰用是死人使來見我其視人
無禮皆此類也舊俗民訪官長者有三不肯謂遷免與死
也類在弘農吏民患之乃鑿其門曰劉府君有三不肯類
難聞之猶不能自改其後定東將軍司馬文王西征路經
弘農弘農人告類荒老不仁宰郡乃召入為五官中郎將

張既字德容馮翊高陵人也年十六為郡小吏

魏志十五

九

家富為人容儀少小工書疏為郡門下小吏而家

更有乏者賜給念無以自達乃常畜好刀筆及版奏伺諸大

辟未至舉茂才除新豐令治為三輔第一袁尚拒

太祖於黎陽遣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

幹及匈奴單于取平陽發使西與關中諸將合從

司隸校尉鍾繇請既說將軍馬騰等既為言利害

騰等從之騰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擊幹援

大破之斬援首幹及單于皆降其後幹復舉并州

反河內張晟眾萬餘人無所屬寇崤澠閒河東衛

國弘農張琰各起兵以應之太祖以既為議郎參

謀

鄒軍事使西徵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
之斬瑒固首幹奔荊州封既武始亭侯太祖將征
荊州而騰等分據關中太祖復遣既喻騰等令釋
部曲求還騰已許之而更猶豫既恐為變乃移諸
縣促儲侍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太祖表騰
為衛尉子超為將軍統其衆後超反既從太祖破
超於華陰而定關右以既為京兆尹招懷流民興
復縣邑百姓懷之魏國既建為尚書出為雍州刺
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畫行矣從征
張魯別從散關入討叛氏收其麥以給軍食魯降

既說太祖拔漢中民數萬戶以實長安及三輔其
後與曹洪破吳蘭於下辯又與夏侯淵宋建別友
臨洮狄道平之是時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隴西天
水南安民相恐動擾擾不安既假三郡人為將吏
者休課使治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太祖將拔漢
中守恐劉備北取武都氏以逼關中問既既曰可
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
知利後必慕之太祖從其策乃白到漢中引出諸
軍令既之武都徙氏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

三輔決錄注曰既為兒童為郡功曹游殿察異之因既過家
既敏諾般先歸救家異穀賓饌及既至般要笑曰君具悖好

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客哉殷曰卿勿怪乃方伯之
也殷遂與既論霸王之略饗訖以子楚託之既謙不
司諫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構殺殷殷死月餘軫得疾
自說但言伏罪伏罪功曹將鬼來於是遂死子仲名
中稱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貴神之靈子楚字仲名
蒲阪令太祖定關中時漢興郡魏郡魏郡魏郡魏郡
才兼文武遂以為漢興太守後轉龍西魏郡魏郡魏郡
人慷慨歷位幸守所任以思德為治不好刑殺大和
諸葛亮出隴右吏民騷動天水南安太守各棄郡東
楚獨據隴西台會吏民謂之曰太守無思德今蜀兵
諸部吏民皆已應之此亦諸卿富貴之秋也太守本為
國家守部義在必死卿諸人便可取太守頭持生吏民
皆涕淚言死生當與明府同無有二心楚復言知曹若
不願我為知書一計今東二郡一郡去必將寇來但可共
堅守若國不救到寇必去是為一郡守義人人獲爵
也若官救不到蜀攻日急爾乃取太守以降未為晚也
使民逐城守而南安將蜀兵就攻龍西楚聞賊到乃
遣長史馬顯出門設陣而自於城上曉謂不攻自能
斷龍使東兵不上一月之中則龍西走人謂不攻自能
嘉靖九年補刊

魏志十五

十一

君不能虛自疲弊耳使顯鳴鼓擊之蜀人乃去後十
日諸軍上龍諸葛亮被走南安天水著坐應高亮為
師守各獲重刑而楚以功封列侯長史掾屬皆賜拜帝
嘉其治詔特聽朝引上殿楚為人短小而大聲自為吏
初不朝覲被詔登階不知儀式帝令侍中黃引呼龐西
太守前楚當言唯而大應稱諾帝顧之而笑遂勞勉之
罪會自表乞留宿衛拜馬都尉楚不學問而性好遊
音樂乃畜歌者琵琶箏篳篥每行來將以自隨所在
蒲投壺歡欣自如數歲復出是時武威顏俊張掖和鸞
為北地太守年七十餘卒

酒泉董華西平麴演等並舉郡反自號將軍更相攻擊
俊遣使送母及子詣太祖而廣求助太祖問既既曰俊
等外假國威內生傲悖計必及勢足後即反耳今方事定
蜀且宜兩存而鬪之猶下并字之刺虎坐收其斃也太
祖曰善咸餘遂殺俊武威王祕又殺鸞是時不置涼州自

三輔拒西域皆屬雍州文帝即王位勿置涼州以安
定太守鄒岐爲刺史張掖張進執郡守舉兵拒
岐黃華翹演各逐故太守舉兵以義之旣進兵爲
護羌校尉蘇則聲勢故則得以有功旣進爵都鄉
侯涼州盧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
帝憂之曰非旣莫能安涼州乃召鄒岐以旣代
之詔曰昔賈復請擊郾賊光武笑曰執金吾擊郾
吾復何憂卿謀略過人今則其以便宜從事勿復
先請遣護軍夏侯儒將軍費曜等繼其後旣至金
城欲渡河諸將守以爲兵少道險未可深入旣曰

嘉靖己未年

魏志十五

十一 監生太子之芳刊

道雖險非井陘之隘夷狄烏合無左車之計今武
威危急赴之宜速遂渡河賊七千餘騎逆拒軍於
鷓陰口旣揚聲軍從鷓陰乃潜由且次出至武威胡以
爲神引還顯美旣以據武威曜乃至儒等猶未達旣
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卒疲倦虜衆
氣銳難與爭鋒旣曰今軍無見糧當因敵爲資若
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兵還則出
候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
遂前軍顯美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烧營將士
皆恐旣夜藏精卒三千人爲伏使參軍成

公英督千餘可挑戰勅使陽退胡果率奔之因發

伏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魏

曰成公英金城人也中平末隨韓約為腹心建安中約從

華陰破走還津中郗黨散去唯英獨從

津中其婿問行欲殺遂以降夜攻遂不下遂嘆息曰丈夫

用厄禍起婚姻乎謂英曰今親戚離叛人眾轉少當從羌

而依於人乎遂曰吾年老矣子欲何施英曰曹公不能遠

來獨夏侯爾夏侯之眾不足以追我又不能久留且息肩

於羌中以須其去招呼故入經會羌胡猶可以有為也遂

從其計時隨從者男女尚數千人遂宿有恩於羌羌衛護

之及夏侯淵遠使閻行留後乃合羌胡數萬將攻行行欲

走會遂死英降太祖太祖見英甚喜以為軍師封列侯從

行出獵有三鹿走過前公命英射之三發三中皆應弦而

倒公掩掌謂之曰但韓文約可為盡節而孤獨不可乎英

乃下馬而跪曰不欺明公假使英本主人在實不來在此

也遂流涕哽噎公嘉其敦舊遂親教之延康黃初之際河

西有逆謀詔遣英佐涼州平隴右病卒魏畧曰閻行金

城人也後名監字彥明少有德名始為少將隨韓約建安

初約與馬騰相攻擊騰子超亦號為健行嘗刺超矛折因

厚遇之表拜建為太守行因請令其父入宿衛西還見約

宣太祖教云謝文約卿始起兵時自有所逼我所具明也

魏畧曰

韓約

韓約

韓約

韓約

韓約

韓約

韓約

韓約

韓約

韓約

韓約

韓約

韓約

韓約

韓約

韓約

韓約

韓約

別領西平郡遂勒其部曲與約相攻擊行帝甚悅詔曰
不勝乃將家人東詣太祖太祖表拜列侯

卿踰河歷險以勞擊逸以寡勝衆功過南仲勤踰

吉甫此勲非但破胡乃永寧河右使吾長無西顧

之念矣徙封西鄉侯增邑二百并前四百戶酒泉

蘇衡反與羌豪鄰戴及丁令胡萬餘騎攻邊縣既

與夏侯儒擊破之衡及鄰戴等皆降遂上疏請與

儒治左城築鄯塞置烽候邸閣以備胡魏略曰儒字俊林夏

侯尚從弟初為隰陵侯彰驍騎司馬宣王為征南將軍都督荆豫州正始二年朱然圍樊城城中守將乙脩等求救甚急儒進屯鄧寨以兵少不敢進但作鼓吹設導從去然六七里翱翔而還使脩等遙見之數數如是月餘及太傅到乃俱進然等走將謂儒為怯或以為驍以爲僕西羌思率衆少疑衆得聲救之宜儒猶以此召還為大僕

嘉清己未年魏志十五 十四監生李之芳刊

二萬餘落降其後西平麴光等殺其郡守諸將欲

擊之既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軍

臨之吏民羌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更使皆相持

著此為虎傅翼也光等欲以羌胡為援今先使羌

胡鈔擊重其賞募所虜獲者皆以畀之外沮其

勢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檄告諭諸羌為光等

所註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於是

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咸安堵如故既臨二州十

餘年政惠著聞其所禮辟扶風龐延天水楊阜安

定胡遵酒泉龐濟燉煌張恭周生烈等終皆有各

位魏畧曰初既為郡小吏功曹徐英嘗自鞭既三十英字伯濟馬翊著姓建安初為蒲阪令英性剛爽自見族氏

勝既於鄉里名行在前加以前辱既雖知既貴顯終不肯求於既既雖得志亦不顧計本原猶欲與英和嘗因醉勢

親狎英英故抗意不納英由此遂不復進黃初四年薨用故時人善既不挾舊怨而杜英之不撓

詔曰昔荀栢子立勳翟士晉侯賞以千室之邑馮

異輸力漢朝光武封其二子故涼州刺史張既能

容民畜衆使群羌歸土可謂國之良臣不幸薨隕

朕甚愍之其賜小子翁歸爵關內侯明帝即位追

謚曰肅侯子緝嗣緝以中書郎稍遷東莞太守嘉

平中女為皇后徵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妻向為安

城鄉君緝與中書令李豐同謀誅語在漢侯文傳

魏志十五

十五

魏畧曰緝字敬仲太和中為溫令名有治能會諸葛亮出

緝上便且詔以問中書令孫資資以為有籌畧遂召拜騎

都尉遣參征蜀軍軍罷入為尚書即以稱職為明帝所識

帝以為緝之非能多所甚任試呼相者相之相者云不過

二千石帝曰何材如是而位至二千石乎及在東莞領兵

數千人緝性吝於財而矜於勢一旦以女徵去郡還坐里

舍是悒蹙擾數為國家陳擊吳蜀形勢又嘗對司馬大將

軍料諸葛恪雖得勝於邊上見誅不久大將軍問其故緝

云威震其主功蓋國欲不死可得乎及恪從合肥還吳

果殺之大將軍聞恪死謂衆人曰諸葛恪多輩耳近張敬

仲縣論恪以為必見殺今果然如此敬仲之智為勝恪也

緝與李豐通家又居相側近豐時取急出子藐往見之有

所咨道豐被收事與緝連遂收送廷尉賜死獄中其

諸子皆并誅緝孫殷晉永興中為梁州刺史見晉書

溫恢字曼基太原祁人也父恕為涿郡太守卒恢

年十五送喪還歸鄉里內足於財恢曰世方亂安

以富為一朝盡散振施宗族州里高之比之郇越

舉孝廉爲廬山長鄣陵廣川令彭城魯相所在見
稱入爲丞相主簿出爲揚州刺史太祖曰甚欲使
卿在親近顧以爲不如此州事大故書云股肱良
哉庶事康哉得無當爾行將濟爲治中邪時濟見爲
丹楊太守乃遣濟還沛又語張遼樂進等曰揚州
刺史曉達軍事動靜悉共咨議建安二十四年孫
權攻合肥是時諸州皆屯戍恢謂兖州刺史裴潛昌
此閒雖有賊不足憂而畏征南方有變今水生而
子孝縣軍無有遠備謂司馬驍銳乘利而進必將爲
患於是嘉靖九年補刊一有樊城之事魏二一五詔書召潛及豫州刺史呂眞
等潛等緩之恢密語潛曰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
也所以不爲急會者不欲驚動遠衆三日必有
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又將被召遼等素知主意
後召前至卿受其責左潛受其言置輜重更爲輕
裝速發果被促令遼等尋各見召如恢所策文帝踐
阼以恢爲侍中出爲魏郡太守數年遷涼州刺史
持節領護羌校尉道病卒時年四十五詔曰恢有
柱石之質服事先帝勤明著及爲朕執事忠於
王室故授之以萬里之任任之以一方之事如何不
遂吾甚愍之賜恢子生爵關內侯生早卒爵絕恢

卒後汝南孟建為涼州刺史有治名官至征東將

軍

魏略曰建字公威少與諸葛亮俱游學亮後出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為兒童戲弄常設

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為將率口授兵法數

萬言

魏略曰逵世為著姓少孤家貧冬常無袴過其妻

初為郡吏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

下逵堅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于并軍急攻之城

將潰絳父老與援要不言逵絳人既潰援聞逵名

欲使為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引逵使叩頭逵

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援怒將斬之絳

魏志十五

十七

吏民間將殺逵皆棄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

死耳左右義逵多為請遂得免

魏略曰援捕得逵逵不肯拜謂援曰王府

君臨郡積年不知足下眉為者也援怒曰促斬之諸將覆

護乃囚於壺關閉著土窖中以車輪蓋上使人固守方將

殺之逵從窖中謂守者曰此間無健兒邪而當使義士死

此中平時有祝公道者與逵非故人而適聞其言憐其守

正危厄乃夜盜往引出初逵過皮氏曰爭地先據者

勝及圍急知不免乃使人閒行送印綬歸郡且曰

急據皮氏援既并絳衆將進兵逵恐其先得皮氏

乃以他計疑援謀人祝奧援由是留七日郡從逵

言故得無敗孫資別傳曰資與河東計吏到許薦於相

力盡而敗為賊所俘捩然自志願辭不屈忠言聞於大眾

烈節顯于當時雖古之直髮據鼎固以然也其才兼文武

誠時之利用 魏略曰郭慶破後達乃知前出已者為過公道公道河南人也後坐他事當伏法達救之力不能解為之改 後舉茂才除澠池令高幹之反張琰將舉兵服焉

以應之達不知其謀往見琰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為琰畫計如與同謀者琰信之時縣寄治蠡城城塹不固達從琰求兵脩城諸欲為亂者皆不隱其謀故達得盡誅之遂脩城拒琰琰敗達以喪祖父去官司徒辟為掾以議郎參司隸軍事太祖征馬超至弘農曰此西道之要以達領弘農太守召見計事大悅之謂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達吾何憂其後發兵達疑屯田都尉藏亡民都尉自以

嘉靖己未年 魏志十五 一八 監生李之芳刊

不屬郡言語不順達怒收之數以罪槓折脚坐免

然太祖心善達以為丞相主簿 魏略曰太祖欲征吳而大霖雨三軍多不

顧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孤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達受教謂其同寮三王簿曰今實不可出而教

如此不可不諫也乃建諫草以示三人三人不獲已皆署名入白事太祖怒收達等當送獄取持意者達即言我造

意遂走詣獄獄吏以達主簿也不即著械請獄吏曰促械我尊者且疑我在近職求緩於卿今將遣人來察我達者

械適訖而太祖果遣家中人就獄視達既而教曰達無惡意原復其職始達為諸生略覽大義取其可用最好春秋

左傳及為教守常自諫讀之月常一遍達前在弘農與典農校尉爭公事不得理乃發憤生癯後所病稍大自啓願

欲令醫割之太祖惜達忠恐其不活教謝王簿吾聞十人割癯九人死達猶行其意而癯愈大達本名衢後改為達

太祖征劉備先遣達至斜谷觀形勢道逢水衡載

囚人數十車達以軍事急輒竟重者一人皆放其

餘太祖善之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並掌軍計太祖

崩洛陽達典喪事魏略曰時太子在鄴臨陵侯未到士民頗苦勞役又有疾癘於是軍

中搖動羣寮恐天下有變欲不發喪達建議議為不可

乃發哀令內外皆入臨臨訖各安叙不得動而青

州軍禮擊鼓相引去衆人以爲宜禁止之不從者討

之達以爲方大喪在曠嗣王未立宜因而撫之乃爲

作長檄告所時鄆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赴

在給其廩食

問達先王璽綬所在達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

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遂奉梓宮還鄴文帝即

王位以鄴縣戶數萬在都下多不法乃以達爲鄴令

月餘遷魏郡太守魏略曰初魏郡官屬頗以公事期

者會有所急切會聞達當爲鄴事府

出征復爲丞相主簿祭酒達嘗坐人爲罪王曰叔嚮

猶十世宥之況達功德親在其身乎從至黎陽津渡

者亂行達斬之乃整至譙以達爲豫州刺史魏略曰

州進進曰臣守天門出入六年天門始開而是時天

臣在外唯照下爲兆民計無違天人之望

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達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

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

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

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兵

曹從事受前刺史假達到官數月乃還考竟其二

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帝曰達真

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賜爵關內侯州南與吳接達明介侯繕甲兵為守戰之備賊不敢犯外脩軍旅內治民事邊鄢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黃初中與諸將並征吳破呂範於洞浦遣封陽亭侯如建威將軍明帝即位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時孫權在東關當豫州南去江四百餘里毋出兵為寇輒西從江夏東從廬江國家征伐亦由淮沔是時州軍在項汝南弋陽諸郡守境而已權無北方之虞東西有急并軍相救故常少敗達以為宜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二方無救若二方無救則東關可取乃移屯潦口陳攻取之計帝善之吳將張嬰王崇率衆降太和二年帝使達督前將軍滿寵東莞太守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向東關曹休從皖曰馬宣王從江陵達至五將山休更表賊有請降者求深入應之詔宣王駐軍達東與休合進達度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得生賊言休戰以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達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

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
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
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
何益乃兼道進軍夕設旗鼓為疑兵賊見達軍遂
退達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達與休不
善黃初中文帝欲假達節休曰達性剛素侮易諸
將不可為督帝乃止及夾石之敗微達休軍幾無
救也魏畧曰休忌達進遲乃呵責達遠使主者勅務州刺
史往拾棄仗達恃心直謂休曰本為國家作務州刺
史不來相為拾棄仗也乃引軍還遂與休更相表奏朝廷
雖知達直猶以休為宗室任重兩無所非也魏書云休
猶挾前意欲以後期罪達達終無言時人亦以此多達
習鑿齒曰夫賢人者外身虛已內以下物嫌忌之名何中

魏志卷十五

十一

而生手有嫌忌之名者必與物為對存勝負於己身者也
若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彼雖傾覆於我何利我苟無利乘
之曷為以是稱訖滅獲之心耳今忍其私忿而急彼之憂
冒難犯危而免之於害使功顯於明君惠施於百姓身登
於君子之塗義愧於敵人之心雖豺虎猶將不覺所復而
况於曹休乎然則濟彼之危所以成我之勝不計宿憾所
以服彼之心公義既成私利亦弘可謂善爭矣在於會病
未能忘勝之流不由於此而能濟勝者未之有也

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以下見先帝

喪事一不得有所脩作薨謚曰肅侯魏書曰達時
年五十五

子克嗣豫州吏民追思之為刻石立祠青龍中帝

東征乘輦入達祠詔曰昨過項見賈逵碑像人念

之愴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長達

存有忠勲沒而見思可謂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

天下以勸將來

魏略曰甘露二年車駕東征也

祀追聞風烈朕甚嘉之昔先帝東征亦幸于此親發德音
褒揚遠美創祠之心益有慨然夫禮賢之義或歸其墳
墓或備其門閭所以崇敬也其
掃除祠堂有穿漏者補治之
充咸熙中為中護軍

晉諸公贊曰充字公閻甘露中為大將軍長史高貴鄉公之難
司馬文王賴充以免為晉室元功之臣位至太宰封魯公諡曰

武公
魏略列傳以達及李孚楊沛三人為一卷今列孚沛
二人繼達後耳孚字子憲鉅鹿人也與平中本郡人民饑困

孚為諸子當種蕪欲以成計有從索者亦不與一莖亦不目
食故時人謂能行意後為吏建安中表尚領冀州以孚為主

簿後尚與其兄譚爭關尚出軍詣平原留別駕審配守鄴城
孚隨尚行會太祖圍鄴尚還欲救鄴行未到尚疑鄴中守備

少復欲令配知外內且恐不能自達孚請自往尚問孚當何所
恐不足以知外內且恐不能自達孚請自往尚問孚當何所

得孚曰聞鄴圍甚急多人則覺以為直當將三騎足矣尚從
其計孚自選溫信者二人不語所之皆勅使具脯糧不得持

兵仗各給快馬遂辭尚來南所在止亭傳及到梁淇使從者
所問事狀三十枚繫著馬邊自著平上憤將三騎投暮詣鄴

魏志十五

二十二

下是時大將軍雖有禁令而芻牧者多故孚因此夜到以
鼓一中自稱都督歷北圍循表而東從東圍表又循圍而

南步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其罰遂歷太祖營前徑
南過程南圍角西折當章門復責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

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配等見
孚悲喜鼓譟稱萬歲守圍者以狀聞太祖笑曰此非徒得

入也方且復得出孚事訖欲得還而顧外圍必急不可復
冒謂已使命當速反乃陰心計請配曰今城中穀少無用

老弱為也不如驅出之以省穀也配從其計乃復夜簡別
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又使人人持火孚乃

無何將本所從作降人服隨輦夜出時守圍將士聞城
中悉降火光照耀但共觀火不復視圍孚出北門遠從

西北角突圍得去其明太祖聞孚已得出抵掌笑曰果
如吾言也孚此見尚尚甚歡喜會尚不能救鄴破走至

中山而表譚又追擊尚尚走譚與尚相失遂請譚復為
譚主簿東還平原太祖進女譚戰死孚還城城中

必降尚擾亂未安孚權官欲得見太祖乃騎詣牙門
冀州主簿李孚欲以白密事太祖見之孚叩頭謝去

問其所白孚言今城中猶弱相陵心皆不定以爲
今新降為內所識也者宜傳明教公謂孚曰

宣之乎跪請教公曰便以卿意宣也乎還入城宣教各安
故業不得相侵陵城中以安乃還報命公以乎為良足用
也會為所問裁署冗散出守解長名為嚴能稍遷至司隸
於陽平太守乎本姓馮復改為李楊沛字孔渠馮翊萬
年人也初平中為公府令史以禦除為潯鄭長興平未人
多餘窮市課民益畜乾糧收登關其有餘以補不足如
此積得千餘斛蒸在小倉會太佃為宛州刺史西迎天子
所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謂見乃皆進乾糧太祖甚
喜及太祖輔政遷沛為長社令時曹洪賓客在縣界徵調
不肯如法沛先趨折其脚遂殺之由此太祖以為能累遷
九江東平樂安太守並有治迹坐與督軍爭間髡刑五歲
輸作未竟會太祖出征在譙聞沛下頗不奉科禁乃發教
選都令當得嚴能如楊沛比故沛從徒中起為鄴令已拜
太祖見之問曰以何治鄴沛曰但盡心力奉宣科法太祖
曰善獲謂坐席曰諸君此可畏也一則其生口十人綿百匹
既欲以勵之且以報乾棋也沛弟去未到而軍中募右曹
洪劉勳等畏沛名遣家馳騎告子弟使各自檢勅沛為令
數年以公能轉為護羌都尉十六年馬超反大軍西討沛
隨軍都督孟津渡事太祖已南過其其餘未畢而中黃門前

渡忘持行軒私北還取之從吏求小舡欲獨先渡吏呵不
許黃門與吏爭言沛問黃門有臨邪黃門云無疏沛怒曰
何知汝不欲送邪遂使人捽其頭與杖欲撻之而逸得去
衣債皆裂壞自訴於太祖太祖曰汝不死為幸矣由是聲
名益振及關中破代張既領京兆尹黃初中儒推並進而
沛本以爭能見用遂以議郎冗散里巷沛前後宰歷城守
不以私計介意又不肯以事責人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
治疾於家借舍從兒無他如婢後占河南夕陽亭部荒田
二頃起瓜牛廬居止其中其妻子凍餓
沛病二鄉人親友及故吏民為殮葬也

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惣統諸郡賦政于外非若
曩時司察之而已太祖創基迄終魏業此皆其流
福譽有名實者也咸精達事憊威恩兼著故能肅
齊萬里見述于後也

劉司馬馬梁張溫賈傳第十五 魏書 國志十五

任蘇杜鄭倉傳第十六 魏書 國志十六

任峻字伯達河南中牟人也漢末擾亂關東皆震中牟令楊原愁恐欲棄官走峻說原曰董卓首亂天下莫不側目然而未有先發者非無其心也勢未敢耳明若若能唱之必有和者原曰為之奈何峻曰今關東有十餘縣能勝兵者不減萬人若權行河南尹事揔而用之無不濟矣原從其計以峻為三簿峻乃為原表行尹事使諸縣取守遂發兵會大祖起關東八中牟界眾不知所從峻獨與同郡張奮議舉郡以歸大祖峻又別收宗族及賓客

魏志十六

家兵數百人願從太祖太祖大悅表峻為騎都尉妻以從妹甚見親信太祖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給軍是時歲饑旱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秦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為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官渡之戰太祖使峻典軍器糧運賊數寇鈔絕糧道乃使千乘為一部十道方行為復陳以營衛之賊不敢近軍國之饒起於秦祗而成於

峻魏武故事載今日故陳留太守秦祗天性忠能始共舉山義兵周旋征討後秦紹在冀州亦貪祗欲得之祗深附託於孤使領東阿令呂布之亂兗州皆叛惟兗東阿完在由祗以兵據城之力也後大軍糧乏得東河以繼祗之功也及破黃巾定許得賊資業當興立屯田時議者皆言當計牛馬穀科以定施行後祗白以為樹牛穀大收不

增穀有水旱災除大不便反覆來說孤猶以為當如故自收不可復改易祗猶執之孤不知所從使與荀令君議之時故軍祭酒侯毅云科取官牛為官田計如祗議於官便於客不便聲懷此云云以疑令君祗猶自信據計畫還白執分田之術孤乃然之使為屯田都尉施設田業其時歲則大收後遂因此大田豐足軍用摧滅羣逆克定天下以降王室祗與其功不幸早沒追贈以邵猶未副之今重思之祗宜受封稽留至今孤之過也祗子處中宜加封爵以祀祗為不朽之事文士傳曰祗本姓棘先人避難易為棗孫據字道彥晉冀州刺史據子嵩字臺產散騎常侍並有才名多所著述嵩兄腆字太祖以峻功高乃表封為都亭侯邑三百戶遷長水校尉峻寬厚有度而見事理每有所陳太祖多善之於饑荒之際收卹朋友孤遺中外貧宗周急繼乏信義見稱建安九年薨太祖流涕者久之子先嗣先薨無子國除文帝追

萬曆十年補刊

魏志十六

二

刘智五百李

錄功臣謚峻曰成侯復以峻中子覽為關內侯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少以學行聞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起家為酒泉太守轉安定武

都魏書曰則剛直疾惡常慕汲黯之為人魏略曰則世

譚亮亮待遇不足則慨然嘆曰天下會安當不久爾必還為此郡守折庸輩士也後為馮翊吉茂等隱於郡南太白

山中以書籍自娛及為安定太守而師亮等皆欲逃走則聞之豫使人解詔以禮報之所在有盛名太祖征張魯過其郡見則悅之使為軍導魯破

則綏定下辯諸氏通河西道徙為金城太守是時喪亂之後吏民流散饑窮戶口損耗則撫循之其謹外招懷羗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

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明為禁令有
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自教民耕種其歲
大豐收由是歸附者日多李越以隴西反則率羌
胡圍越越即請服太祖崩西平麴演叛稱護羌校
尉則勒兵討之演恐乞降文帝以其功加則護羌
校尉賜爵關內侯

魏名臣奏載文帝令問雍州刺史張

平夷之功聞又出市西定淳中為河西作聲勢吾甚嘉之則
之功効為可加爵邑未拜封爵重事故以問鄉密白意且勿
宣露也既答曰全城郡昔為韓遂所見屠剝死喪流亡或竄
戎狄或陷寇亂戶不滿五百則到官內撫彫殘外鳩離散今
見戶千餘又梁燒雜種羌皆與遂同惡遂斃之後越出障塞
則前後招懷歸就郡者二千餘落皆卹以感恩為官効用西
平麴演等唱造邪謀則尋出軍臨其項演則歸命送質破
絕賊糧則既有卹民之效又能和戎狄盡忠效節遭遇聖明

有功必錄若則加爵邑誠足以勸忠臣勵風俗也後演復結旁郡為亂張掖張

進執太守杜通酒泉蕃華不受太守辛機進華皆
自稱太守以應之又武威三種胡並寇鈔道路斷
絕武威太守毋丘興告急於則時雍涼諸豪皆驅
略羌胡以從進等郡人咸以為進不可當又將四年
郝昭魏平先是各屯守金城亦受詔不得西度則
乃見郡中大吏及昭等與羌豪帥謀曰今賊雖盛
然皆新合或有苟從未必同心因釁擊之善惡必
離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夫既獲益眾之實且自有
浩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持

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勢難卒離雖有詔
遣而合權專之可也於是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
威降其三種胡與興擊進於張掖演聞之將步騎
三千迎則辭來助軍而實欲為變則誘與相見因
斬之出以徇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張掖
破之斬進及其支黨眾皆降演軍敗華懼出所執
乞降河西平乃還金城進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徵
拜侍中與董昭同察昭嘗枕則膝卧則推下之曰
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初則及臨菑侯植聞魏
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

嘉靖己未年

魏志十六

四 監生李之芳刊

帝在洛陽嘗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
也則謂為見問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巽
搢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

魏略曰舊儀侍中親省起
居故俗謂之執虎子始則

同郡吉茂者是時仕南歷縣令遷為冗散茂見則嘲之曰仕
進不止執虎子笑曰我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初則
在金城聞漢帝禪位以為崩也乃發喪後聞其在自以不審
意頗默然臨菑侯植自傷失先帝意亦怨激而哭其後文帝
出游追恨臨菑故謂左右曰人心不同當我登太位之時天
下有哭者將從臣知帝此言有為而發也而則以為為已欲
下馬謝侍中傅巽目之乃悟孫盛曰夫士不事其所非不非
其所事趣舍出處而豈徒哉則既策名新朝委質異代而方
懷而心生忿欲奮爽言豈大雅君子去就之分哉詩云
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士之二二猶喪妃偶况人臣乎

文帝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
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

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
貴也帝默然後則從行獵槎桓拔失鹿帝大怒踞

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
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

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為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
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黃初四年左遷東平

相未至道病薨諡曰剛侯子怡嗣怡薨無子弟愉
襲封愉咸熙中為尚書愉字休豫歷位太常光祿大夫

篤有智意 臣松之案愉子紹字世嗣為吳王師石崇
妻紹之兄女也紹有詩在金谷集紹弟慎左衛將軍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傳子曰畿漢御史大夫杜延

茂陵延年徙杜陵子孫世居焉少孤繼母苦之以孝聞年二十為郡
功曹守鄭縣令縣囚繫數百人畿親臨獄裁其輕

重盡決遣之雖未悉當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大意
也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天下亂遂棄官客荊州

建安中乃還荀彧進之太祖傳子曰畿自荊州還後至
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尚

而不進何以居位既見畿知之如舊相識者遂進畿於朝
太祖以畿為司空司直遷護羌校尉使持節領西

平太守魏略曰畿少有大志在荊州數歲繼母亡後以三
輔開通召其母喪北歸道為賊所劫略眾人奔走

畿獨不去賊射之畿請賊曰卿欲得財耳今我無物用射我
何為邪賊乃止畿到鄉里京兆尹張時河東人也與畿有舊
署為功曹嘗嫌其闊達不助留意於諸事言此家疏
誕不中功曹也畿竊云京中功曹中河東太守也
太祖既

定北平高幹舉并州反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

河東人衛世范失外以請邑為名而內實與幹通

謀太祖謂荀彧曰關西諸將恃險與馬征必為亂

張晟寇殺滎閭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為害

深河東被山帶河四鄰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

君為我舉蕭何寇詢以鎮之彧曰杜畿其人也傳子日或

相繼勇足以當大難於是追拜畿為河東太守固等使

兵數千人絕陝津畿至不得渡太祖遣夏侯惇討

之未至或謂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東有三萬戶

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為善者無主必懼

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鄰應

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

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為名必不害新

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為人多計而無斷必

偽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郟

津度郟音豆魏略曰初畿與衛固少相侮固常輕畿畿

固襄衣罵之及畿之官而因為郡功曹張時故任京兆畿迎

司隸與時會華陰時畿相見於儀當各持版時歎曰昨日

將軍也范先欲殺畿以威眾傳子曰先云既欲為虜

虎矣今不殺必為後患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已下三

十餘人畿舉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

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衛固范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為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為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詢固曰夫欲為非常之事不可動衆心今大發兵衆必擾不如徐以資募兵固以為然從之遂為資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史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衆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為已援惡人分散

各還其家則衆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獲澤上黨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已因出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幹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為民嘗辭訟有相告者畿親見為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柰何不從其教自

是少 辭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自婦順孫復其孫

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特牛草馬下逮雞豚犬

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

不可不教也於是冬三月脩戎講武又開學官親自

執經教授郡中化之魏略曰博士衆詳由畿而升至韓遂

馬延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郡邑以應之河東雖

與賊接民無異心太祖西征云立蒲阪與賊夾渭為

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田二十餘萬斛太祖

下令曰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閒然矣

增秩中二千石太祖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

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自我府君終無一人逃

亡其得人心如此杜氏新書曰平虜將軍劉勳為太祖所

故後勳伏法太祖得其書數曰杜畿可謂不媚於寵者也

畿功美以下州郡曰昔仲尼之於顏子每言不能不歎既情

愛發中又宜率馬以讓今身魏國既建以畿為尚書事

平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

功間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

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卧鎮之畿在河東

十六年常為天下最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徵

為尚書及踐阼造封豐樂亭侯邑百戶魏略曰初

書錄寡婦是時他郡或有已自相既嫁依書符錄奪啼哭道

生人妻回不可奪也者婦
六出可送耶魏之殘虐淫
暴不足責矣而杜畿之

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帝及左右顧而失色守司隸校尉帝征吳以畿為尚書僕射統留事其後帝幸許

昌畿復居守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

帝為之流涕魏氏春秋曰初畿嘗見童子謂之曰司命使者君其慎勿言言卒忽然不見至此二十年矣畿乃言之其日而卒時年六十二

詔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穀而山死韋昭國語注稱毛詩傳曰

勤任其職而死於水稷周棄也勤播百穀死於黑水之山故尚書僕射杜畿於孟津

試船遂至覆沒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贈太僕謚

臣戴侯子恕嗣傳子曰畿與太僕李校東安太守郭智有

子甲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畿為尚書僕射二人各

修子孫禮見畿既退畿嘆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

萬曆十年補刊魏志十六九 刘智六百三十

君非為不死也其子足繼其業時人皆以畿為誤恢死後豐

為中書令父子兄弟皆誅冲為代郡太守卒繼父業世乃服

畿知人魏略曰李豐父名義恕字務伯太和中為散騎

黃門侍郎杜氏新書曰恕少與馮翊李豐俱為父任摠角

節直意與豐殊趣豐竟馳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為之游說而

當路者或以豐名過其實而恕拔褐懷玉也由此為豐所不

善恕亦任其自然不力行以合時豐以顯仕朝廷恕猶居家

自若明帝以恕大臣子擢拜散騎侍郎數月轉補黃門侍郎

恕推誠以質不治飾少無名譽及在朝不結交援

專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於是侍

中辛毗等器重之時公卿以下大議損益恕以為古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清靜為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領兵以專以事俄而鎮北將軍呂昭又領冀

州

世語曰昭字子展東平人長子巽字

佛為相國掾有寵

於司馬文王次子安字仲悌與魏康子

粹字季悌河南尹粹子預字景虞御史中丞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

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縉紳之儒橫加榮慕搯腕抗論以孫吳為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脩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遘難繞天

嘉靖己未年

魏志二六

十一 監生本十之芳刊

略帝所以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為艱難譬策羸馬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克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充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

與兼官無覺然昭於人才尚復易中朝苟乏人無
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不為
官擇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實
訟理故囹圄虛空陛下踐阼天下斷獄百數十人
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
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
死通率天下十能損一豈不半收秋種未下若二
賊游魂於疆場飛芻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術豈
在彊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
人之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充豫司

嘉靖九年補刊

魏志十六

十一

異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悽悽實願四州之
牧守獨脩務本之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
犯欲難成衆怨難積疑似難分故累載不為明主
所察凡言此者類皆䟽賤䟽賤之言實未易聽若
使善策必出於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
此古今之所常患也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
衆官恕以為用不盡其人則才且無益所存非所務
所務非世要上䟽曰書稱曰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
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猶
烏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

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為經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為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比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

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哉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世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三大萬機至衆誠非明所能徧照故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林非一木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已而披肝膽徇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已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

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為高拱嘿以為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絜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則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脩

萬曆十年補刊

魏志十六

十三

四百五字

付高

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謀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

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

家為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

所致慎也後考課竟不行杜氏新書曰時李豐為常侍黃門郎表俾見轉為吏部郎

荀侯出為東郡太守二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

事恕上疏極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

以罰當闕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

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為恭意

至懇惻臣竊愍然為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

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

以道帥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
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灌心近盡群臣之智力誠
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
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陛
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
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
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
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今臣
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
陛下惑帑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

之賦衣薄御府之私穀帥由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
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
思所爲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
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寧有
舉綱維以督姦宄使朝廷肅然者邪若陛下以爲今世
無喪才朝廷之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
之舊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
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
諱故也臣以爲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
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而

必曰私執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爲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庶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為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不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為不能以陛下為不任也不自以為不智以陛下為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

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幄帷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群臣論議政事使群臣得自進人自以為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辨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即自辨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知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為朝

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為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為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三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為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吏以守寺明詔禁由之實未得為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嘗金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羨辟下將三子狂悖之弟

魏志卷之六

十一

而自司馬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入

事之大者也臣松之案八將軍司馬宣三也晉書云宣王事三

事在晉初受禪以不違天命嘉嘉有親戚之寵躬并社

稷重巨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

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莊治

世之具也信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削滅而

養若昭等乎夫糾擿姦究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

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

考其終始必以違衆近世為奉公密行白人為盡

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為此邪誠顧道理而

弗為耳使天下皆北月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交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于迂者也迫於道自彊耳誠以為陛下當憐而祐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內有貧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

嘉靖十年補刊

魏志十六

十七

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怨在朝八年

其論議亢直皆此類也出為弘農太守數歲轉趙

相魏略曰怨在弘農寬和有惠愛及遷以王康代怨為弘農

康字公休安平人黃初中以於鄆后有外屬并受九親賜拜遂轉為散騎侍郎是時彭越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選而康獨緣妃嬪雜在其間故于時皆共輕之號為阿九康既無才

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後遂有所彈駁其文義雅而切要衆人乃更加意正始中出為弘農領典農校尉東到官清已奉職嘉善

而矜不能省息獄訟緣民所欲因而利之郡領吏二百餘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事無宿諾時出案行皆豫勅督郵平

水不得令屬官遣人探候脩設曲敬又不欲煩損吏民常豫勅吏卒行各持鎌所在自刈馬草不止亭傳宿樹下又所

從常不過十餘人郡帶道路其諸過賓客自其公法無所出給若知舊造之自出於家康之始拜衆人雖其有志量以

其未嘗宰牧不保其能也而康恩澤洽能乃心州吏民稱歌焉嘉平末徙渤海太守徵入為中書令後為監以疾

去官杜氏新書曰怨遂去京師營官陽一泉塢因其起家為壘壘之固小大家焉明帝崩時人多為言者起家為

河東太守歲餘遷淮北都督護軍復以疾去恕所
在務存大體而已其樹惠愛益得百姓歡心不及
於畿頃之拜御史中丞恕在朝廷以不得當世之
和故屢在外任復出為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
持節護烏丸校尉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薊尚書奏
侃等戒恕曰程申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園讓於青
州足下今俱杖節使共屯一城宜深有以待之而
恕不以為意至官未期有鮮卑大人兒不出關塞
徑將數十騎詣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
上喜於是劾奏恕下廷尉當死以父畿勤事永死

嘉靖己未年

魏志二六

十八 監生李之芳刊

免為庶人徙章武郡是歲嘉平元年

杜氏新書曰喜欲恕折節

謝已諷司馬宋權示之以微意恕答權書曰况示委曲夫法
天下事以善意相待無不致快也以不善意相待無不致
隙也而議者言凡人天性皆不善不當待以善意更墮其調
中僕得此輩便欲歸蹈滄海棄梓耳不能自諧在其間也然
以年五十二不見廢棄頗亦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
亮使人刺心著地正與數斤肉相似何足有所明故終不自
解說程征北功名宿著在僕前甚多有人出征北乎若令下
官事無大小吝而後行則非上一司彈繩之意若次口而不從又
非上下相順之宜故推一心任一意直而行之耳殺胡之事
天下謂之是邪是僕謂也呼為非邪僕自受之無所怨咎程
征北明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諸君子自共為恕憫儻任意
其心耳不在僕言也喜於是遂深文劾恕

而思不防患終致此敗初恕從趙郡還陳留阮武
亦從清河太守徵居自薄廷尉謂恕曰相觀才性
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厲器能可以處大官而求

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謂有

其才而無其用今向閑暇可試就思成一家言在

音武遂著體論八篇杜氏新書曰以為人倫之大綱莫

行安上理民出六情於政法勝成去殺莫善於用於夫禮也者又

著異性論一篇蓋蓋與於為己也四年卒於從所甘

雲岭二年河東樂詳年九十餘上書訟樂成之遺緒朝

庭感馬詔封知二預為豐樂亭侯高二百

安初樂詳公三司三公南郡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詣

了而得樂詳請要公左氏樂氏四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所問既

後遂老矣河京學子業大興至黃八初中徵拜博士于時太學初

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偏狹又不熟悉略不親教備貞而已

惟詳五業並授其或難教質而不解詳無愠色以林書地空

樂詳三別授詔與太史典定律歷太和中轉拜騎都尉

詳學能後歷三世竟不出為宰守至正始中恕奏議論

後學老罷歸若魯本國宗族歸之門徒數千人恕奏議論

可觀擢其切世大事著于篇杜氏新書曰恕弟理

要義可之故名之曰理年二十一而卒子實字務叔清虛玄

意欲標順書此顯名當塗之士多交馬舉孝廉除郎

中年四十二而卒傳之義多所論較皆草創未就惟剛集

禮記及春秋左氏傳解今存于世預字元凱司馬宣王女

友立功立言所處也大觀羣此謂公羊發梁詭辯之言又

著春秋左氏傳集解又分考象家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

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王者乃成尚書師學禮書重之日

王倫所任級子父室弘治少有令名為丹陽丞早卒
武者亦拓落大才也案阮氏譜武父諱宇士信徵辟無所
就造三禮圖傳於世杜氏書曰武字文崇關達博道淵雅
之士位上清河太守武弟字叔文河南尹精意醫術撰藥
方一部炳于垣字弘晉太守少傳平東將軍坦弟柯字士
度荀綽兖州記曰坦出詔伯父亡次兄當襲爵父愛柯言名
傳之遂承封時幼小不能讓父長梅悌逐悌中而居後雖出
身未嘗得也性純篤閑雅好禮無違存心經詰博學洽聞選
為應陽王文學漢之每軍長史表
宮王計時為知事其之二也

鄭澤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眾眾父興皆

為名儒澤澤書曰興字少章澤字泰與荀攸等

謀誅董卓為揚州刺史卒張璠漢紀曰泰字公業少有

交結豪傑家富於財有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舉

孝廉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何進輔政徵用名士以泰為尚

書侍郎加左車都尉進將誅董卓為助泰謂進曰

董卓擅忍寡義志欲無厭養若宿之朝政授之大事將肆其心

以危朝廷以明公之威德據阿衡之重任秉意獨斷誅除有

罪誠不待卓以為資援也且事留變生其豎不達又為陳特

之要務進不能用乃棄官去謂穎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轉

也進尋見害卓果專權廢帝關東義兵起卓會議大發兵舉

察威憚卓莫敢作自泰恐其疆益將難制乃曰夫治在德不

在兵也卓不悅曰如此兵無以邪眾人莫不變容為泰震懼

泰乃詭辭而對曰非以無益以山東不足加兵也今山東議

欲起兵州郡相連人眾相動法不嚴也急中國自先武以來
無雞鳴狗吠之聲焉百姓忘戰曰父兄有言不教民戰是謂
棄之雖眾不能為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國將開習軍
事數踐戰場名稱當世以此法民民懷懼服二也袁本初公
細子弟生處京師體長婦人張志卓車平長者坐不窺堂孔
公緒能治高論虛中吹空也軍師之才負霜露之勤臨鋒
履刃矢敵雖雄皆非明公敵二也察山東之士力農勇馬控
強勇等孟音據齊廢忌信有斬城之守策有良平之謀可任
以為師音功未聞有士人者四也就有其人王喬不相
知歸姑位不定各持衆力將人人恭時以觀成敗不肯同
心共勝率徒放遠五也關西諸將北據上黨太原焉胡扶風
安定白頭以來數與胡戰如神女載以授予孩弓負矢况其悍
夫以此當山東忘戰之民皆驅羣羊向虎狼其勝可必六也

且天下之權勇今見在者不過并涼匈奴者各湟中義從八種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權以為爪牙壯夫震悚况小醜乎七也又明公之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自三原狹口以來恩信醇著忠誠可遠任智謀可特使以此當山東解合之虛誕實不相若八也夫戰有三下以亂攻治者上以邪攻正者下以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政平討夷凶宥忠義克立以三德待於一二下奉辭伐罪誰人敢禦九也東州有鄭康成學該古今儒生之所以集北海邴根矩清高直亮羣士之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案典校之疆弱燕趙齊梁非不盛終見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衆而不敢踰樊陽况今德政之赫赫股肱之邦良欲造亂以徵不義者必不相然讚成其凶謀十也若十事少有可采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為非棄德恃眾以輕威重卓乃悅以秦為將軍統諸軍擊關東或謂卓曰鄭泰智略過人而結謀山東今資之士馬使就其黨竊為明公懼之卓收其兵馬留拜議即後又與王允謀共誅卓泰脫身自武關走東歸後將軍袁術以為揚州刺史未至官渾將秦小子袁避難淮南袁術賓諸卒時年四十一

魏志下六

三二監生李之芳刊

渾乃渡江投款太祖聞其篤行召為掾復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瞻所育男女多以鄭為字辟為丞相掾屬遷左馮翊時梁興等略吏民五千餘家為寇鈔諸縣不能禦皆恐懼寄治郡下議者悉以為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鼠在山阻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斂吏民治城郭為守禦之備遂發民逐

賊明賞罰與要誓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皆願捕賊多得婦女財物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償付他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其心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諭出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興等懼將餘衆聚鄜城太祖使夏侯淵就助郡擊之渾率吏民前登斬興及其支黨又賊靳富等脅將夏陽長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磴山渾復討擊破富等獲二縣長吏將其所略還及趙善龍者殺左內史程休渾聞遣壯士就梟其首前後歸附四千餘

嘉靖十年補刊

魏志一六

二二

家由是山賊比日平民安產業轉為上黨太守太祖征漢中以渾為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為制移居之法便廉復立百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者與孤老為比勤稼穡明禁令以發姦者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為最又遣民田漢中無逃亡者太祖益嘉之復入為丞相掾文帝即位為侍御史加駙馬都尉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涇患水滂百姓饑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遏開稻田郡人皆以為不便渾曰地熱澇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

功夫一冬閒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
民賴其利刻石頌之雖曰鄭陂轉為山陽魏郡太
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
為籬並益樹五果榆自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
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明帝問之下詔稱
述布告天下遷將作大匠渾清素在公妻子不免

於終喪及卒以子崇為郎中

晉陽秋曰泰子表字材叔泰與華歆荀攸善見

表曰斷公業為不亡其初為郎中侯文學稍遷至光祿大夫
泰始七年以表為司空固辭不受終於家子黑字思元晉諸
公贊曰默遵守家世以篤素稱位至太常默弟質舒詡皆為
鄉默子球清直有理識尚書右僕射領選球弟豫為尚書

倉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為郡吏建武中太祖開

卷之十六

二十三

募屯田於淮南以慈為總集都尉黃初末為長安
令清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太和中遷燉煌太守
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
張遂以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無所匡革
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羸其得其理舊大族田地
有餘而小民無立錫之士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
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眾猥縣不能決多集治
下慈躬往省關料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二
歲決刑曾不滿十人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
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質遷欺詐侮易多不

得分明胡常然三至慈比皆勞之欲詣洛者為封過所欲從
郡還者官為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六市使吏民護送
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
喪親戚圖書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
會聚於戊巳校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
明血誠又為立祠遙共祠之魏略曰天水三惠亦代慈
趙基承遷後復不如遷至嘉平中安定皇甫隆代基為
太守初燉煌不甚晚田常灌既滴水使極濡洽然後乃
耕又不曉作機犁用水及種人牛功力氣費而收穀更
少隆到教作機犁又改行歲終率計其所省庸力過
半得穀加五又燉煌俗婦人作裙學縮如羊腸用布一
匹隆又禁改之所省復不訾故燉煌人以為隆剛斷嚴
惠不及於慈至於勤恪愛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
惠為下與利可以亞之

魏志二六

二十四

陳國吳瓘清河太守樂安任煥京兆太守濟北顏斐弘

農太守太原令狐邵濟南相魯國孔乂或哀矜折獄或

推誠惠愛或治身清白或摘姦發伏咸為良二千石

事行無所見魏略曰顏斐字文林有才學丞相召為太

子洗馬黃初初轉為黃門侍郎後為京兆太守始京兆

從馬超破後民人多不專於農殖又歷數四二千石取

爵目前亦不為民作又速計斐到官乃令屬縣整所陌

穡桑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課民以開月取車材使

者民以為煩一二年間家家有丁車大牛又起文學聽

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役開鋤
治又課民當輪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為寒寒水
多筆硯於是風化六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京兆與馮
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既穢塞田疇又荒萊人民飢凍
而京兆皆整頓開明豐富常為雍州十郡最斐又清已
在奉節已於是吏民恐其遷轉也至青龍中司馬宣王
在步軍中而雷下中東上多侮侵縣民斐以白宣王宣

王乃發怒召軍市候便於斐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斐共
坐以為斐宜謝乃私推築斐不肯謝良父乃曰斐意觀明
公受分陝之任乃欲一齊衆庶必非有所左右也而典農竊
見推築欲令斐謝假令斐謝是更為不得明公意也宜王遂
嚴持吏士自是之後軍營心各得其分後數歲遷為平原
太守吏民啼泣遮道車不得前步涉稽留十餘日乃出界東
行至靖而疾困斐素心戀京兆其家人從者見斐病甚勸之
言平原富自勉勵作健斐曰我心不願平原汝曹等呼我何
不言京兆邪遂卒還平原京兆聞之皆為流涕為立碑于今
稱頌之也令狐邵字孔叔父仕漢為烏丸校尉建安初袁氏
破鄴遂圍毛城郡家居鄴九年暫出到武安毛城中會太祖
疑其衣冠也問其祖考而識其父乃解放署軍謀掾勿歷宰
守後徙丞相主簿出為弘農太守所在清如水雪妻子希至
官省舉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好獄訟與下無忌是時郡無知
經者乃歷問諸更者欲遠行就師輒假遣令詣河東就樂詳
學經粗明乃還因設文學由是弘農學業轉興至黃初初徵
拜羽林郎遷虎賁中郎將二歲病亡始邵族子愚為白衣時
常有高志衆人謂愚必榮令狐氏而邵獨以為愚性侷儻不
脩德而願大必成我宗愚聞邵言其心不平及邵為虎賁郎

嘉靖十一年補刊

魏志十六

二十五

黃錄刊

將而愚仕進已微激之日先時而不吝也然私終當敗然但不十餘年則愚為華時為弘農郡孔子之後曾祖穎卿畫孔子象父祖皆二千石帝紀至大鴻臚與義兵以歸太祖闢土直穀倉慶盈

評曰任峻始與義兵以歸太祖闢土直穀倉慶盈

溢庸績致矣蘇則威以平亂既政事之

剛直風烈足稱杜畿寬猛克濟惠以康民鄭渾倉

慈恤理有方抑皆魏代之名守乎恕屢陳時政經

論治體蓋有可觀焉任蘇杜鄭倉傳十六

張樂于張徐傳第十七

魏書

國志十七

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也本聶壹之後

變姓少為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為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進遣詣河北募兵得于餘人還進敗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遷騎都尉布為李傕所敗從布東奔徐州領魯相時年二十八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眾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圍昌稀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稀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稀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稀曰公有命使遼傳之稀果下與遼語遼為說太祖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稀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稀家拜妻子稀歡喜隨詣太祖太祖遣稀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稀必不敢害故也從討袁譚袁尚於黎陽有功行中堅將軍從攻尚於鄴尚堅守不下太祖還許使遼與樂進拔陰安徙其民河南復從攻鄴鄴破遼別徇趙國常山招降綠山諸賊

萬曆十年補刊 魏志十七

一百七十九 劉大能

及黑山孫輕等從攻袁譚譚破別將狷海濱破遼
東賊柳毅等還鄴太祖自出迎遼引共載以遼為
盪寇將軍復別擊荊州定江夏諸縣還屯臨穎封
都亭侯從征袁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太祖戰
氣甚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
斬單于蹋頓

傳子曰太祖將征柳城遼諫曰夫許天

表遣劉備備襲許據之以說今四方公之時荆州未定

勢去矣太祖策表必不能任備遂行也

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

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

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

魏志七

二 監生木子之芳用

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

殺之陳蘭梅成以氏六縣叛太祖遣于禁臧霸等

討成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偽降禁禁還成遂

將其衆就蘭轉入潛山潛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

餘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將

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逾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

得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

衆太祖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盪

寇功也增邑假節太祖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

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

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
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
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
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
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
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
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
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
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爲走登高
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

魏志十七

三

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
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
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
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
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
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

孫盛曰夫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乃命將出征推轂委
權或賴率然之形或憑犄角之勢羣帥不和則棄師之
道也至於合肥之守縣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
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衆我寡必懷貪墮以致命
之六擊貪墮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守則必固是以
魏武推選方員參以同異爲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
應若合符建安十一年太祖復征孫權到合肥

循行遼戰處歎息者良久乃增遼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關羽圍曹仁於樊會權稱藩召遼及諸軍悉還救仁遼未至徐晃已破關羽仁圍解遼與太祖會摩陂遼軍至太祖乘輦出勞之還屯陳郡文帝即王位轉前將軍魏書曰王賜遼帛千匹穀萬斛分封兄汎及一子列侯孫權復叛遣遼還屯合肥進遼爵都鄉侯給遼母輿車及兵馬送遼家詣屯敕遼母至道從出迎所督諸軍將吏皆羅拜道側觀者榮之文帝踐阼封晉陽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六百戶黃初二年遼朝洛陽宮文帝引遼會建始殿親問破

遼曆十年 補刊 魏志十七 四 李方三百九十六

吳意狀帝歎息顧左右曰此亦古之召虎也為起第舍又特為遼母作殿以遼所從破吳軍應募步卒皆為虎賁孫權復稱藩遼遠屯雍丘得疾帝遣侍中劉曄將太醫視疾虎賁問消息道路相屬疾未瘳帝迎遼就行在所車駕親臨執其手賜以御衣太官日送御食疾小差還屯孫權復叛帝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勅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慎之是歲遼與諸將破權將呂範遼病遂篤薨於江都帝為流涕謚曰剛侯子虎嗣六年帝追念遼典在合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遼

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
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遼典邑各百
戶賜一子爵關內侯虎為偏將軍夢子統嗣

樂進傳

樂進字文謙陽平衛國人也容貌短小以膽烈從
太祖為帳下吏遣還本郡募兵得千餘人還為軍
假司馬陷陣都尉從擊呂布於濮陽張超於雍丘
橋蕤於苦皆先登有功封廣昌亭侯從征張繡於
安眾圍呂布於下邳破別將擊眭固於射大攻劉
備於沛皆破之拜討寇校尉渡河攻獲嘉還從擊

魏志十七

五

袁紹於官渡力戰斬紹將淳于瓊從擊譚尚於黎陽
斬其大將嚴敬行游擊將軍別擊黃巾破之定樂
安郡從圍鄴鄴定從擊袁譚於南皮先登入譚東
門譚敗別攻雍奴破之建安十一年太祖表漢帝
稱進及于禁張遼曰武力既弘計略周備質忠信
一守執節義每臨戰功常為督率奮疆突固無堅
不陷自援枹鼓手不知倦又遣別征統御師旅撫
眾則和奉令無犯當敵制決靡有遺夫論功紀用
宜各顯寵於是禁為虎威進折衝遼湯將軍進別
征高幹從北道入上黨回出其後幹等還守壺關

連戰斬首幹堅守未下會太祖自征之乃拔太祖
征管承軍淳于遣進李典擊之承破走逃入海島
海濱平荊州未服遣屯陽翟後從平荊州留屯襄
陽擊關羽蘇非等皆走之南郡諸縣山谷蠻夷詣
進降又討劉備臨沮長杜普旌陽長梁太皆大破
之後從征孫權假進節太祖還留進與張遼李典
屯合肥增邑五百并前凡千二百戶以進數有功
分五百戶封一子列侯進遷右將軍建安二十三
年薨謚曰威侯子綝嗣綝果毅有父風官至揚州
刺史諸葛誕反掩襲殺綝詔悼惜之追贈衛尉謚
曰愍侯子肇嗣

嘉靖己未年

魏志十七

六

監生李之芳刊

于禁字文則泰山鉅平人也黃巾起鮑信招合徒衆
禁附從焉及太祖領兗州禁與其黨俱詣爲都伯屬
將軍王朗朗異之薦禁才任大將軍太祖召見與語
拜軍司馬使將兵詣徐州攻廣威拔之拜陷陣都尉
從討呂布於濮陽別破布二營於城南又別將破高
雅於須昌從攻壽張定陶離狐圍張超於雍丘皆拔之從征
黃巾劉辟黃邵等屯版梁邵等夜襲太祖營禁帥麾下擊破
之斬辟邵等盡降其衆遷平虜校尉從圍橋蕤於苦斬蕤等
四將從至宛降張繡繡復叛太祖與戰不利軍敗還舞

陰是時軍亂各間行求太祖禁獨勒所將數百人
且戰且引雖有死傷不相離虜追稍緩禁徐整行
隊鳴鼓而還未至太祖所道見十餘人被劍裸走
禁問其故曰為青州兵所劫初黃巾降號青州兵
太祖寬之故敢因緣為略禁怒令其衆曰青州兵
同屬曹公而還為賊乎乃討之數之以罪青州兵
遽走詣太祖自訴禁既至先立營壘不時謁太祖
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君矣宜促詣公辨之禁曰今
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為備何以待敵且公聰明
諧訴何緣徐孽斬安營訖乃入謁具陳其狀太祖
悅謂禁曰涓水之難吾其急也將軍在亂能整討
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
錄禁前後功封益壽亭侯復從攻張繡於穰禽呂
布於下邳別與史渙曹仁攻駐固於射大破斬之
太祖初征袁紹紹兵盛禁願為先登太祖壯之乃
選步騎二千人使禁將守延津以拒紹太祖引軍
還官渡劉備以徐州叛太祖東征之紹攻禁禁堅
守紹不能拔復與樂進等將步騎五千人擊紹別營
於延津西南緣河至汲獲嘉二縣火燒保聚三十
餘屯斬首獲生各數千降紹將何進王琳等二十

餘人太祖復使禁別將屯原武擊紹別營於杜氏
津破之遷裨將軍後從還官渡太祖與紹連營起
土山相對紹射營中士卒多死傷軍中懼禁督守
土山力戰氣益奮紹破遷偏將軍冀州平昌獠復
叛遣禁征之禁急進攻獠獠與禁有舊請禁降諸
將皆以為獠已降當送詣太祖禁曰諸君不知公
常令卒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節
也獠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臨與獠訣墮涕而斬
之是時太祖軍海手聞而歎曰獠降不詣吾而歸
禁豈非命耶益重禁臣世之以為圍而後降法雖不

為舊也希冀萬一而肆其好殺之心以戾衆東海平拜
人之義所以幸為降虜死如惡謚宜哉

禁虎威將軍後與臧霸等攻梅成張遼張郃等討
陳蘭禁到成運衆三千餘人降既降復叛其衆奔
蘭遼等與蘭相持軍食少禁運糧前後相屬遼遂
斬蘭成增邑二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時禁與張
遼樂進張郃徐晃俱為名將太祖每征伐咸遷行
為軍鋒還為後拒而禁持軍嚴整得賊財物無所
私入由是賞賜特重然以法御下不甚得士衆心
太祖常恨朱靈欲奪其營以禁有威重遣林示將
數十騎齎令書意以詣靈營奪其軍靈及其部衆莫

取動乃以靈為禁部下督眾皆震服其見憚如此
遷左將軍假節鉞分邑五百戶封了列侯建安三
十四年太祖在長安使曹仁討關羽於樊又遣禁
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
沒禁與諸將斃於水無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
禁禁禁遂降惟龐直志不屈即而死太祖聞之哀歎
者久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及
龐直邪會孫權會羽復其衆禁復在吳文帝踐阼
權稱藩遣禁還帝引見禁髮鬚髮皓白形容憔悴頓
泣涕頓首帝慰喻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魏書載

荀林父敗績於鄆右明喪師於散奏晉不替使復其位
其後晉復敗於上秦秦朝西戎區區小國猶尚苦斯而况萬
乘乎樊一水一水之災暴至拜為安遠將軍欲遣使吳

先令北詔郭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書關羽戰克
龐直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志發病薨子圭嗣
封益壽亭侯謚禁曰厲侯

張郃字儁乂河間鄭人也漢末應募討黃巾為軍
司馬屬韓馥馥敗以兵歸袁紹紹以郃為校尉使
拒公孫瓚瓚破郃功多遷寧國中郎將太祖與袁
紹相拒於官渡漢晉春秋曰郃說紹曰公雖連勝然勿
與曹公戰也密遣將騎鈔絕其南則兵
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太祖自

自敗矣紹不從之

將急擊之郃說紹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瓊守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為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慙又更譖郃曰郃收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太祖臣松之案武紀及使張郃高覽攻太祖營郃等間淳于瓊破遂來降紹衆於是大潰是則緣郃等降而後紹軍壞也至如此傳為紹軍先潰懼郭圖之譖然歸太祖為參錯不同矣太祖得郃甚喜謂曰昔子胥不早寤自使身危豈若微子去殷韓信

嘉靖己未年

魏志十一

益生李之芳刊

歸漢邪拜郃偏將軍封都亭侯授以衆從攻鄴拔之又從擊袁譚於渤海別將軍圍雍奴大破之後討柳城與張遼俱為軍鋒以功遷平狄將軍別征東萊討管承又與張遼討陳蘭梅成等破之從破馬超韓遂於渭南圖安定降楊秋與夏侯淵討鄜賊梁興及武都氏又破馬超平宋建太祖征張魯先遣郃督諸軍討興和氏王寶茂太祖從散關入漢中又先遣郃督步卒五千於前通路至陽平魯降太祖還留郃與夏侯淵等守漢中拒劉備郃別督諸軍降巴東巴西二郡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為備

將張飛所拒引還南鄭拜盪寇將軍劉備屯陽平
郤屯廣石備以精卒萬餘分為十部夜急攻郤郤
率親兵搏戰備不能克其後備於走馬谷燒都圍
羽救火從地道與備相遇交戰短兵接刃羽遂沒
郤還陽平魏略曰羽雖為都督劉備懼郤而易羽當
及後劉備曰當得其姓用此何為耶當
是時新失元帥恐為備所乘三軍皆失色羽司馬
郭淮乃令衆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懼公自
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推郤為軍主郤出勤
兵安蔭諸將皆受郤節度衆心乃定太祖在長安
遣使假郤節太祖遂自主漢中劉備得高山不敢

魏志卷之七

戰太祖乃引出漢中諸軍郤還屯陳倉文帝即王
位以節為左將軍進爵都鄉侯及踐阼是封鄭侯
詔郤與曹真討安定盧水胡及東羌召郤與真並
朝許官遣南與夏侯惇擊江陵郤別督諸軍渡江
取洲上屯塢明帝即位遷南屯荊州與司馬宣王
擊孫權別將劉阿等追至祁口交戰破之諸葛亮
出祁山加郤位持進遣督諸軍拒亮將馬謖於街
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郤絕其汲道擊大破之
南安天水安定郡反應晃郤皆破平之詔曰賊亮
以巴蜀之衆當虓虎之帥將軍被堅執銳所向克

定朕甚嘉之益邑千戶并前四千三百戶司馬宣
王治水軍於荊州欲順沔入江伐吳詔郤督關中
諸軍往受節度至荊州會冬水淺大船不得行乃
還屯方城諸葛亮復出急攻陳倉帝驛馬召郤到
京都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郤遣南北軍士二萬
及分遣武衛虎賁使衛郤因問郤曰遲將軍到亮
得無已得陳倉乎郤知亮懸軍無穀不能久攻對
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郤
晨夜進至南鄭亮還詔郤還京都拜征西車騎將
軍郤識變數善處營陣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

諸葛亮皆憚之郤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
卑湛經明行脩詔曰昔祭遵為將奏置五經大夫
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今將軍外勤戎旅内存
國朝朕嘉將軍之意今擢湛為博士諸葛亮復出
祁山詔郤督諸將西至略陽亮還保祁山郤追至
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郤右膝亮魏略曰亮軍
使郤追之郤曰軍法圍城必開出路歸軍勿追宣王不
聽郤不得已遂進蜀軍乘高布伏弓弩亂發矢中郤髀
謚曰壯侯子雄嗣郤前後征伐以有功明帝分郤戶
封郤四子列侯賜小子爵關內侯
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也為郤更從車騎將軍揚

言斯有功拜騎都尉李傑郭沁之亂長安也吳
說奉令與天子還洛陽奉從其計天子渡河至安
邑封晃都亭侯及到洛陽韓暹董承日爭鬪晃說
奉令歸太祖奉欲從之後悔太祖討奉於梁晃遂
歸太祖太祖授晃兵使擊卷卷音遠原武賊破
之拜禪將軍從征呂布別降布將趙度李鄒等與
史渙斬駐固於河內從破劉備又從破顏良拔白
馬進至延津破文醜拜偏將軍與曹洪擊臧彊賊
祝臂破之又與史渙擊袁紹運車於故市功最多
封都亭侯太祖既圍鄴破鄴鄴易陽令韓範偽以

嘉靖十年

魏志

十三

城降而拒守太祖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為陳
成敗範悔晃輒降之既而言於太祖曰二袁未破
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死
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
不望風太祖善之別討毛城設伏兵掩擊破三屯
從破袁譚於南皮討平原叛賊克之從征蹋頓拜
橫野將軍從征荊州別屯樊討中廬臨沮宣城賊
又與滿寵討關羽於漢津與曹仁擊周瑜於江陵
十五年討太原反者圍太陵拔之斬賊帥高曜韓
遂馬超等反關右遣晃屯汾陰以撫河東賜牛酒

令上先人墓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晁晃曰
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

假臣精兵

臣松之云案晃于時未應稱臣傳寫者誤也

渡蒲阪津為軍先

置以截其裏賊可合也太祖曰善使晃以步騎四

千人渡津作斬柵去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

人攻晃晃擊走之太祖軍得渡遂破超等使晃與

夏侯淵平隃麋汧諸氏與太祖會安定太祖還鄴

使晃與夏侯淵平鄜夏陽餘賊斬梁興降三千餘

戶從征張魯別遣晃討攻積仇夷諸山氏皆降之

遷平寇將軍解將軍張順圍擊賊陳福等三十餘

魏志十七

十四

屯皆破之太祖還鄴留晃與夏侯淵拒劉備於陽

平備遣陳式等十餘營絕馬鳴閣道晃別征破之

賊自投山谷多死者太祖聞甚喜假晃節令曰此

閣道漢中之險要咽喉也劉備欲斷絕外內以取

漢中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也太祖遂自

至陽平引出漢中諸軍復遣吳懿曹仁討關羽屯

宛會漢水暴溢于禁等沒于圍仁於樊又圍將軍

呂常於襄陽晃所將多新卒以羽難與爭鋒遂前

至陽陵陂屯太祖復遣將軍徐商呂建等詣晃

令曰須兵馬集至乃俱前賊屯偃城晃到詭道作

都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得偃城兩面連營
稍前去賊圍三丈所未攻太祖前後遣殷署未蓋
等凡十二營請晃賊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家晃揚
聲營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家羽日四家欲壞自將
步騎五千出戰晃擊之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破
之或自投沔水死太祖令曰賊圍塹鹿角十重將
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
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
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昔即墨將軍之功踰孫
武穰苴見振旅還摩陂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會
太祖舉卮酒勸晃且勞之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
也時諸軍皆集太祖案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而
晃軍營最整齊將士駐陣不動太祖歎曰徐將軍可
謂有周亞夫之風矣文帝即王位以晃爲右將軍
進封還鄉侯及踐祚進封楊侯與夏侯當討劉備
於上庸破之以晃鎮陽平徙封陽平侯明帝即位
拒吳將諸葛瑾於襄陽增邑二百并前三千一百
戶病篤遺令歛以時服性儉約畏慎將軍常遠斥
候先爲不可勝然後戰追奔爭利士不暇食常歎
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自效何用

私譽為終不廣交援太和元年薨謚曰壯侯子蓋嗣蓋薨子霸嗣明帝分是戶封是子孫二人列侯初清河朱靈為袁紹將太祖之征陶謙紹使靈督三營助太祖戰有功紹所遣諸將各罷歸靈曰靈觀人多矣無若曹公者此乃真明主也今已遇復何之遂留不去所將士卒慕之皆隨靈留靈後遂為好將名亞是等至後將軍封高唐亭侯

九州春秋曰初清河

季雍以鄒叛袁紹而降公孫瓚瓚遣兵衛之紹遣靈攻之靈家在城中瓚將靈母弟置城上誘呼靈靈望城涕泣曰夫夫一出身與人豈復顧家邪遂力戰拔之生禽雍而靈家皆死

魏書曰靈字文博太祖既平冀州遣靈將新兵五千人騎千匹守許南太祖戒之曰冀州新兵數乘寬緩暫見齊整意尚怏怏鄉名先有威嚴以道

嘉靖己未年魏志十七

寬之不然即有變靈至陽翟中即將程昂等果反即斬昂以狀聞太祖手書曰兵中所以為危險者外對敵國內有

姦謀不測之變昔鄧禹中分光武軍西行而有宗欽馬倍之難後將二十四騎還洛陽禹豈以是滅損哉來書懇惻

多引咎過未必如所云也文帝即位封靈郃侯增其戶邑詔曰將軍佐命先帝典兵歷年威過方郃功踰絳灌圖籍

所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帝有海內元功之將社稷之臣皆朕所與同福共慶傳之無窮者也今封郃侯富貴不歸

故鄉如夜行衣繡者平常所志願勿難言靈謝曰高唐宿所願於是更封高唐侯薨謚曰威侯子術嗣

評曰太祖建茲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為先于禁最號毅重然弗克其終張郃以巧變為稱樂進以驍

果顯名而鑒其行事未副所聞或汪記有遺漏未

如張遼徐晃之備詳也

張樂于張徐傳第十七 魏書 國志十七

